

文学精品
传世藏品
书

古文典文学

中
国



百
部



中国古典文学百部

第三十二卷

罗 晶 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卷 目

比目鱼	(1)
燕子笺	(51)
鸳鸯配	(99)
雅观楼	(151)
欢喜冤家	(207)
玉蟾记	(473)

目 录

比目鱼	松竹草庐爱月主人
第一回	谭楚玉远游吴越	
	刘藐姑屈志梨园	(3)
第二回	倾城貌风前露秀	
	概世才戏场安身	(6)
第三回	定姻缘曲词传简	
	改正生戏房调情	(9)
第四回	一乡人共尊万贯	
	用千金强图藐姑	(14)
第五回	刘绛仙将身代女	
	钱二衡巧说情人	(16)
第六回	赖婚姻堂前巧辩	
	受财礼誓不回心	(19)
第七回	借戏文台前辱骂	
	守节义夫妇偕亡	(22)
第八回	钱万贯为色被打	
	县三衡巧讯得赃	(25)
第九回	东洋海晏公显圣	
	水晶宫夫妇回生	(29)
第十回	山大王被火兵败	
	慕兵备挂印归田	(32)
第十五回	慕渔翁主仆聚乐	
	刘藐姑夫妻回生	(35)
第十二回	贺婚姻四友劝酒	
	谐琴瑟二次合卺	(37)
第十三回	谭楚玉衣锦还乡	

	刘绛仙船头认女	(39)
第十四回	谭楚玉斩寇立功 莫渔翁山村获罪	(42)
第十五回	真兵备面骂楚玉 假兵备遗害慕公	(45)
第十六回	谭官人报恩雪耻 慕介容招隐埋名	(47)
燕子笺		无名氏	
第一回	别恩师来都应试 馈良朋水墨观音	(53)
第二回	候场期店里栖身 谋叛逆途中打猎	(55)
第三回	旧知交款留文士 重相会写赠春容	(57)
第四回	臧书吏陈说场弊 缪室婆醉施酒疯	(59)
第五回	错取画来惊容似 赠诗笺去任燕传	(61)
第六回	霍秀夫曲江拾字 贾南仲虎牢安营	(64)
第七回	机关泄漏梅香口 丑态翻成皂隶言	(65)
第八回	换坐号试探口气 因医病细说情由	(68)
第九回	不凑合难成吏舞 生奸谋易吓友听	(71)
第十回	霍秀才潜逃旅邸 安禄山大破潼关	(72)
第十一回	郦尚书出闹扈驾 贾经略收女全交	(75)
第十二回	夫人错认亲生女	

	秀士新邀入幕宾	(78)
第十三回	参军作檄伤贼胆	
	节度爱才许联姻	(80)
第十四回	美少年军中合卺	
	老驼婆阁下陈情	(83)
第十五回	鲜状元私谒师第	
	华养女弊掀父前	(86)
第十六回	假斯文锁试书斋	
	真不通潜逃狗洞	(89)
第十七回	久别离同欣聚会	
	得相逢各诉前由	(91)
第十八回	一道旨双排赏宴	
	两妻儿均受荣封	(93)
鸳鸯配		携手烟水散人
第一回	开贤馆二俊下帷	
	小戏谑一言成隙	(101)
第二回	玩联词满座叹赏	
	点龙睛灵画腾空	(105)
第三回	入书斋窥诗题和	
	赴池畔递柬传情	(108)
第四回	怜才双赠玉鸳鸯	
	恨奸独自草奏章	(113)
第五回	奸臣蠹国害忠良	
	兽友设计偷罗帕	(117)
第六回	凤娘妓馆赠金钗	
	申云酒楼逢侠客	(122)
第七回	襄阳城火龙援难	
	阮家庄太公留宾	(126)
第八回	投香刹错认荀文	
	闻美艳计劫玉英	(130)
第九回	绿林寨中逢故友	

	龙虎榜上两同登.....	(134)
第十回	代回书令使通诚 征巨寇延医进鸩.....	(138)
第十一回	看灵画路逢玉英 逞侠气智劫仲宣.....	(143)
第十二回	上奏疏下诏褒封 隐桐庐霞觴祝寿.....	(146)
雅观楼	檀园主人	
第一回	钱是命建楼求子 老西商索项投生.....	(153)
第二回	费家子跳离义学馆 尤老实喜得钱家婿.....	(156)
第三回	游平山乘舟邀妓女 进水关带醉闹娼门.....	(159)
第四回	钱观保结盟誓青楼 尤进缝作烟花月老.....	(163)
第五回	贺新年途间逢旧雨 感寒疾梦里入阴曹.....	(167)
第六回	过大礼三朝送殡 脱凶服七里完姻.....	(171)
第七回	茶坊私议诱花消 空地绘图兴土木.....	(175)
第八回	钱观保落水妾站龙头 赵福官定情诱尝鸦片.....	(177)
第九回	钱观保大宴雅观楼 陈一娘私探假山洞.....	(179)
第十回	雅观楼初请画观音 陈一娘复归旧夫婿.....	(182)
第十一回	安乐园玩灯起衅 女僧庵入柜藏奸.....	(185)
第十二回	尤进缝遇盗身亡	

	雅观楼捐官财散	(188)
第十三回	赵福官合谋迷浪子 尤老实丧命哭亡儿	(192)
第十四回	雅观楼发毒延高士 王二保拐物归故夫	(195)
第十五回	不惜千金买笑欢娱过半月 再迁一炬可怜母子乞长途	(198)
第十六回	周厚安重报故人子 观我堂明现三世因	(202)
 欢喜冤家		西湖渔隐主人
	原 序	(209)
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209)
第二回	吴千里两世谐佳丽	(224)
第三回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	(236)
第四回	香菜根乔装奸命妇	(254)
第五回	日宜园九月牡丹开	(265)
第六回	伴花楼一时痴笑要	(279)
第七回	陈之美巧计骗多娇	(288)
第八回	铁念三激怒诛淫妇	(296)
第九回	乖二官骗落美人局	(307)
第十回	许玄之嫌出重囚牢	(322)
第十五回	蔡玉奴避雨掩淫僧	(339)
第十二回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	(346)
第十三回	两房妻暗中双错认	(352)
第十四回	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359)
第十五回	马玉贞汲水遇情郎	(366)
第十六回	费人龙避难逢豪恶	(376)
第十七回	孔良宗负义薄东翁	(393)
第十八回	王有道疑心弃妻子	(411)
第十九回	木知日真托妻寄子	(423)
第二十回	杨玉京假恤孤怜寡	(433)

第二十一回	朱公子贪淫中毒计	(439)
第二十二回	黄焕之慕色受官刑	(447)
第二十三回	梦花生媚引凤鸾交	(455)
第二十四回	一枝梅空设鸳鸯计	(465)

玉蟾记 通元子

序	(475)
叙	(475)
题词	(476)
新编《玉蟾记》 脚色品类气运	(478)
新编《玉蟾记》 前因后果	(480)
第一回 恬淡人读史问天	(480)
第二回 通元子安排果报	(482)
第三回 冥判官发放回阳	(484)
第四回 赵与胡两家鬼祟	(486)
第五回 赵文华纳妹东楼	(488)
第六回 于少保奉旨回阳	(490)
第七回 张总督出征倭寇	(491)
第八回 曹邦辅海上从征	(493)
第九回 通元子初助破倭	(494)
第十回 两奸贼攘功肆虐	(497)
第十一回 三义人救主逃生	(498)
第十二回 乌金荡埋名习武	(501)
第十三回 赵怿思忤父归杭	(502)
第十四回 丑胡彪甘做陪堂	(504)
第十五回 莽童昆大闹西湖	(506)
第十六回 陈素娥雪洞藏洪	(510)
第十七回 美洪昆夜跌杜园	(513)
第十八回 巧玉莲怀孕双奔	(515)
第十九回 龙仙姑腾空骇赵	(517)
第二十回 勇蔡飞救难酬恩	(520)
第二十一回 枣核钉毒计裁诬	(524)

第二十二回	蔡小妹狱中双救	(526)
第二十三回	杜金定两遭毒手	(528)
第二十四回	小洪猛幻形救杜	(531)
第二十五回	莽童昆义杀淫奔	(533)
第二十六回	通元子妙法救童	(535)
第二十七回	卖花叟借言警俗	(538)
第二十八回	枣核钉再抢素娥	(540)
第二十九回	陈素娥落院刺胡	(543)
第三十回	美洪昆北游楼会	(546)
第三十一回	高玉英嘉偶受蟾	(548)
第三十二回	枣核钉考黜枷衿	(551)
第三十三回	秦彩鸾游园入梦	(554)
第三十四回	华佗庙梦引宿因	(557)
第三十五回	乌金荡洪昆访友	(559)
第三十六回	武洪昆独打仇人	(562)
第三十七回	沈兰馨拜师学艺	(564)
第三十八回	奇男子法传洪昆	(566)
第三十九回	打擂台巧遇桂芳	(568)
第四十回	刘尚书文武兴闹	(571)
第四十一回	蒋佩香错中得偶	(573)
第四十二回	倭王妃入海起兵	(576)
第四十三回	众女将大战圣姑	(578)
第四十四回	通元子再助平倭	(580)
第四十五回	张元帅奏捷勘奸	(583)
第四十六回	旧功臣追赠洗冤	(586)
第四十七回	复父仇刷心祭墓	(588)
第四十八回	送捷音众美归杭	(591)
第四十九回	李兰芳于归曹府	(594)
第五十回	五美人报仇雪恨	(595)
第五十五回	通元子指点前因	(597)
第五十二回	东浙王归第完姻	(599)
第五十三回	恬淡人草堂闲话	(603)

比
目
魚

松竹草庐爱月主人



第一回

谭楚玉远游吴越

刘藐姑屈志梨园

诗曰：

无事年来操不律，古今到处搜奇迹。
戏在戏中寻不出，教人枉费探求力。

这四句诗，只为人生在世，最大者莫过于人伦，最重者莫过于夫妇。男婚女配，是人间一件大事。佳人才子偏于其中，做出多少奇文，许多异事。

且说本传中一人，家住襄阳，姓谭，名士珩，字楚玉。万有在脑，一贫彻骨。虽叨世胄，耻说华宗，尽有高亲，羞为仰俯。襁褓识过人，曾噪神童之誉，髫龄游泮水，便腾国瑞之名。夙慧未忘，读异书如逢故物；天才独擅操弱管，似运神机。不幸早丧二亲，终鲜兄弟。只因世态炎凉，那些故乡的亲友，见他一贫如洗，未免罢肉眼相看，不能知重，故此离了故土，遨游四方。学太史公读书之法，借名山大川，做良师益友，使笔底无局促之形，胸中有活泼之气。一向担簷负笈，往来吴越之间，替坊间选些诗艺，又带便卖些诗文。那些润笔之资，也可糊口。只是年已弱冠，还不曾聘室家，未免伶仃孤寂，尽有那不解的事。只说他手内空乏，不能婚娶，那里知道才人的妻子，不是有了钱钞，就容易娶得来的。正合着古语两句：若非两间之尤物，怎配一代之奇人。这段姻缘好难遇。

谭生一日想道：“我今来到三衢地方，闻得这边女旦极多，演的都是戏台。今早有几个朋友，约我一同去看。我有些笔债未完，叫他先去。如今文字完了，不免去走一遭。”及至谭生走到中途，那些看戏的人都回来了。谭生道：“也罢，我且立在路旁，待他们过去，我自有道理。”话犹未了，只见那些人，也有老的，也有少的；也有秃的，也有瞎的；也有俗人，也有和尚。正行之之间，有一妇人高声叫云：“谁人拾了我的鞋去了？若拿出来便罢，若不拿出来，我就叫他背了我家去。”叫罢，众人都不理。惟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和尚，微微的冷笑。旁人说：“一定是你这个秃驴拾去了。”和尚不肯拿出，众人上去一搜，果然藏在和尚袖里。众人说：

“给我一齐动手！”和尚说：“不要如此，我所以藏这支鞋的缘故，我实有用他处。”众人说：“你用他做甚？”和尚说：“别无用处，待我面壁九年之后，将来挂在杖上，做一个双履西归。”众人大笑之间，和尚一溜而去。

又见女旦前行，背后那些没皮的人，挨肩擦背，眼邪脚歪，就像推车的一般。谭生云：“这些男子妇人，好没要紧。那戏有甚么好处，就这等的挨挨挤挤，弄出这许多的丑态来！”正说之间，见那约他的两个朋友，也在其中。遂上前问说：“这戏有甚么好处呢？”二人答云：“这戏名为舞霓裳，一班之中个个都好。最难得的又有那个女旦，叫做刘绛仙。那声容不必说了，我若说出他的容貌，兄就是老道学，恐亦难于不动心了。有几句现成的批语，你且听我道来：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红，加之一寸则太高，损之一寸则太短。”谭生云：“恐怕将誉过实。”二人说：“兄若不信，迟一两日，还有台戏要演，亲来观看就是了。”谭生云：“如此最妙。”遂口唱数语云：

国色从来不易逢，休将花眼辨花容。

饶伊此际施高论，眼到花前自解庸。

话说刘绛仙丈夫，名唤刘文卿，也在班中做戏。自从得了绛仙，遂挣起一分大家私。如今世上做女旦的极多，都不能勾致富，为甚的独他一个偏会挣钱？只因他的姿色原好，又亏二郎神保佑。走上台去，就像仙女临凡一般，另是一种体态。又兼他的记性极高，当初学戏的时节，把生旦的脚步都念熟了。一到登场，不拘做甚么脚色，要他妆男就做生，要他妆女就做旦，做来的戏又与别人不同。老实的看了，也要风流起来，悭吝的看了，也要撒漫起来。况且拣那极肯破钞的人相与几个，到那庄事上，其风流更不必说了。所以多则分他半股家私，少则也得他数年的积蓄。不上十年，挣起许多家产，也勾得发了。谁想生个女儿出来，名叫藐姑，年方一十四岁。他的容颜记性，又在他母亲之上。止教他读书，还不曾学戏。那些文词翰墨之事，早已件件精通，将来做起戏来，还不知怎么样得利。

绛仙一日无事，将他唤出，不过是要传授他挣钱的秘诀，动人的方法。绛仙说：“我儿，你今年十四岁，也不小了。你爹爹要另合心班，同你一齐学戏，那些歌容舞态，不愁你演习不来。只是做女旦的人，另有个挣钱的法子，不在戏文里面，须要自小学会方好。”藐姑说：“母亲，做女人的只该学些女工针指，也尽可度日，这演戏不是女人的本等。孩儿不愿学他。就要孩儿学戏，也只好在戏文里面，趁些本分钱财罢了。若要我丧

了廉耻，坏了名节，去做别样的事，那是断断不能的。”

绛仙说：“做爹娘的，要在你身上挣起一分大家私，你倒这等迂拙起来。我们这样妇人，顾甚么名节，惜甚么廉耻，只要把主意拿定了，与男子相交的时节，只当也是做戏一般。他便认真，我只当假，把云雨绸缪之事，看得淡些。一则身子不受亏，二则这就是守节了，何须恁般拘执呢！古语说的好：烟花门第怎容拘泥，拚着些假意虚情，去换他真财实惠。把凤衾鸳被，都认做戏场余地。我做娘的，也不叫你十分滥交，逢人就接，遇人就睡。有三句秘诀，传授与你。你若肯依计而行，还你名实兼收，贤愚共赏，一生受用不尽。听我道来：教做许看不许吃，许名不许实，许谋不许得。”藐姑说：“怎么叫做许看不许吃呢？”绛仙云：“做戏的时节，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就是不做戏的时节，也一般与人玩耍，一般与人调情。只有这香喷喷的一盘美包子，不许他到口。这就叫做许看不许吃。”藐姑道：“那许名不许实？”绛仙道：“若有富贵大贾、公子王孙，要与我做实事的，我口便许他，只是你故延捱，不使到手。这叫做许名不许实。”藐姑道：“那许谋不许得呢？”绛仙道：“若遇那些痴心子弟，与我相处厚了，要出大块银子，买我从良，我便极口应允，使他终日图谋，不惜纳交之费。到了后日，只当做场春梦，决不肯把身子嫁他，这叫做许谋不许得。”藐姑云：“既舍不得身子，为甚么不直言回他，定要做这许多圈套呢？”绛仙道：“我儿，你不知道，但凡男子相与妇人，那种真情实意，不在粘皮靠肉之后，却在眉来眼去之时，就像馋人遇着酒肉，只可使他闻香，不可使他到口。若一到口，他的心事就完了。那有这种垂涎咽唾的光景，来得热闹！”

他二人正说之间，刘文卿来到门内说：“合的小班，今已十有八九，要起个班名才好。我儿，你是极聪明的，想出两个字来。”藐姑说：“既是小班，取个方盛未艾的意思，叫做‘玉笋’班罢。”文卿说：“两字甚好，只是班中尚少一个脚色。待我写个招帖，贴在门首，自然有人来做。”上写云：“本家新合玉笋班，各色俱备，只少净脚一名。愿入班者，速来赐教。”藐姑说：“既要孩儿学戏，孩儿不敢不依。只是一件，但凡忠孝节义，有关名教的戏文，孩儿便学。那些淫词艳曲，做来要坏廉耻，丧名节的，孩儿断不学他。”文卿说：“这是容易的。”藐姑口虽不言，心内暗想云：“那个做正生的，不知是怎生一个人物？倘是俊俏的，也就是我的福了。”遂作诗一首。

诗曰：

玉笋佳名确不易，小班更比大班奇。
饶伊撞尽当场巧，究竟原非妇所宜。
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倾城貌风前露秀 概世才戏场安身

却说谭楚玉自从那日听了二位夸美刘绛仙的好处，时刻在心。两日后，二位朋友说：“今日有戏，不知老兄可出去看看否？”谭生云：“如此，妙，妙。”三人遂携手而行。及至到了戏场台上，还不曾有人。其友云：“想是梨园子弟未到，我们且在这总路口上，站上一会，等刘绛仙走过的时节，先把他凌波俏步，领略一番，然后跟他去看戏，有何不可！且是那些做戏的妇人，台上的风姿与台下的颜色判然不同。我和你立在此处，到可以识别真才。”谭生说：“同是一个人，怎么有两样姿色？”其友云：“这种道理也有些难解，场上那床毡条，最是一件作怪的东西，极会凌丑妇，帮佳人。丑陋的走上去，愈加丑陋；标致的走上去，分外标致。兄若不信，请验一番就是了。”说话之间，见一夥人拥挤而至。谭生云：“所谓刘绛仙者，就是前面那一位么？”其友云：“正是。小弟的说话，可也赞的不差。”谭生云：“也不过如此。”其友云：“妇人的姿色，到这般地步，也勾得紧了，难道还有好似他的不成！”

谭生云：“方才在后面的那个垂髻女子，难道不是天香国色？为甚么对了人间至宝，全不赏鉴，倒把寻常的姿色，那般抬举起来？”其友云：“那是他的亲生女儿，叫做藐姑，带在身边学戏的。据小弟看来，好便是好，也未必在他母亲之上。”谭生心内想道：“这位女子，就像胎里的明珠、璞中的美玉，全然不曾琢磨的。非具别眼的人，那能识认得出！这种道理，不但他们不知道，也不可使他们知道。若使见知于人，则天下之宝，我必不能独得矣。也罢，我且依他说个不好，自己肚里明白就是了。虽如此说，既要结识他，须是在未曾破瓜的时节，相与起头才好。我且随众人看戏，待他戏完之后，回去的时节，尾在后面，看他家住那里，然后

好想个进身之法。”遂转身云：“毕竟是兄识货，方才那个女子，初见便好，过后想来他没有甚么回味。还去看戏要紧，不要耽搁了戏。”这正是：

当场一刻胜千金，莫把闲词误寸阴。

其友也口号一绝云：

拉友观场破寂寥，评声论色兴偏饶。

非关举世无明眼，天与忽然秘阿娇。

及至到了戏场，早本已开演的是《西施归湖》，接的是《挑帘成衣》。真个是人人的夸好，个个称强。只是谭生心中，别有所属，所以唱的虽好，也恨他不一时散场，早些归家。到了杀戏的时节，谭生挤在人空里，一直送他到家，还觉余兴未尽，亦唯赞叹而已。及归到下处，饮了几杯闷酒，用了几杯闷茶，心即欲睡，那里一时睡的着。这正所谓：不见可好，不动所欲。遂自叹云：“我自遇刘藐姑，不觉神魂飞越。此等尤物，不但近来罕有，只怕自古及今，也未曾生得几个。我是个钟情人，怎肯交臂而失之？日间遂他回去，认了所住的地方，又访问他邻人，知道此女出身虽贱，志愿颇高，学戏之事，也非其本念。若是遇了小生，不怕不是个夫人之料。只是一件，闻得他的父母，虽然教他学戏，又防闲得极严，不是顾名节，单为蓄钱财。韫椟而藏之心，正为待价而沽之地。我也曾千方百计，要想个进身之阶，再没有一条门路。止得一计可以进身，又嫌他是条下策，非是我读书人所为。他门上贴着纸条，要招一名净脚。若肯投入班中，与他一同学戏，那姻缘之事，就可以拿定九分了。只是这桩营业，岂是我们做得的！”

辗转久之，祇觉舍此别无可图之机。也罢，学戏之事，虽有妨于名教，钟情之语，昔见谅于前人，我如今说不得了。且从入班去，或者戏还不曾学成，把好事先弄上手。得了把柄，即便抽身，连花脸都不消涂得，也未可知。竟收拾前去罢。

枳棘原非凡所栖，求凰因使路途迷。

生前结下姻缘债，借口贤人赋简兮。

却说刘文卿一向要合小班，只少一名净脚。前日贴了招帖，也不见有人来应允。文卿与绛仙道：“我已约了一位名师，定于今日开馆，等不的脚色齐备，先把有的教习起来。等做净的到了，补上也未迟。叫孩子们把三牲祭礼备办起来。等先生与众人来了，好烧纸，我且在门首站之。”说罢。遂走出门来观望。正值谭楚玉。谭生上前拱手云：“此位就是刘师付